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傳檄江南 玄貞子投書海外

話說寧王宸濠與軍師李自然議定，擇于三月初三日興兵，卻還有一個月時候。各處調來軍馬，陸續已到，不下二十余萬，囤積糧餉，準備軍裝，十分忙碌。那副軍師余半仙，祭煉招魂就戮大法，已到九十日上了，這些柳樹刻成的木人，手足都灣動起來，再過十日，好將趙王莊、劉家莊兩處一萬多人的魂靈殺盡。這一日寧王親自操演，大會軍士，有軍師李自然獻計道：“二莊中聚集的劍客俠士，都是俞謙一黨，全仗余軍師妙法斬草除根。出兵的時候，便好一意向前，沒有後顧之憂了。還有一件要緊的事。黃天保前日收禁天牢，機關已破，朝中楊一清、王守仁等輩，必請昏君旨意，叫各省發兵來戰。刃歲要先下手為強，寫一道檄文傳諭江南等處，說皇帝荒淫無道，兀歲是先帝愛子，宜登龍位。從前漢朝七國興兵，以誅晁錯為名，刃歲亦依此法，要斬除朝中楊一清、王守仁一班奸黨。各處地方官員，有許多是向來順從兀歲的，叫他預先準備，協助兵餉。其余見了檄文來歸附的，定然不少。然後邱將軍率領眾將，統帶雄兵，先取蘇州、南京兩處，殺了巡撫俞謙、侍郎王華。那南京應天府是太祖洪武皇帝創立根基之地，能將此地先取，再興大兵直取北京，便勢如破竹了。”

寧王聽了大喜道：“此計大妙。孤家若登龍位，李軍師是開國元勳，當為首相；余軍師仙法成功，當封國師；余軍師令妹保護王宮，仙法無邊，當封副國師；無敵大將軍鄒天慶，當為天下兵馬都元帥。眾將立功，都有重賞，現在悉聽軍師調度，不可有違。

但檄文要寫得好，何人能寫？”李自然道：“貧道保舉一人能寫檄文，是謀士趙子美，綽號小張良。”寧王道：“軍師保舉的不差。此人前在蘇州，為扯倒播臺、打死嚴虎一案，孤家拐抄徐鶴家屬，他說使不得，果應其言。頗有見識，就叫他寫檄文。”趙子美答應，依了二人之意，一揮而就，呈上寧王。寧王接在手中，仔細看道：

為傳檄事：本藩乃先皇帝第八子也，蒙先皇太後愛憐，衣帶遺詔，入承大統。詎意正德違詔自立，日肆荒淫，生民涂炭。天下者，高皇帝之天下也，建文昏弱，成祖有靖難之兵；正統失位，景帝有監國之典。今朝廷無道，過于建文，懼再見正統失位之禍；本藩威德，同符成祖，敢追修景帝監國之儀。愛統雄師，以清君側，謀臣如雨，猛將如雲，凡爾官司有守土之職者，直速望風景附，佐集大勳，裂土封侯，愁膺爵賞。毋觀望徘徊，致干天討。須至檄者。

寧王看完大喜，便發抄手抄了許多，傳到江南各處府縣。有蘇州府張弼、揚州府王文錦、寧國府溫仁、太平縣房明圖等，皆是寧王黨羽，接到檄文，預作準備。別處也有俱怕寧王勢大望風歸附的，也有忠心竭力保守城池的。

蘇州巡撫俞謙見了檄文，勃然大怒，請幕友大家商議道：“逆藩竟如此明目張膽的做了，我卻不可怠慢。蘇州府張弼是他心腹，若不先行拿下，要做內應。”即差家人傳見蘇州府。不多時，家人進來通報，卻是鎮江府到省稟見。俞謙叫快進見。莫太守進來稟道：“門生來見老師，只為宸濠傳檄江南，顯為不軌，未識老師如何防備，敢求明示。”俞謙道：“我先拿下張弼，除了內應，蘇州城他可無慮了。一面寫告急本章，請皇上下旨，拜帥出兵，直搗江西。只怕他先發制人，你守這鎮江府冲要之地，須要格外小心。一面通信南京王侍郎，聯絡聲勢，互相犄角。”莫太守道：“老師所見極是。門生尚有一策，逆藩倘出兵直扑南京，江西南昌府必然空虛，聽見徐鳴皋等義俠都在趙王莊，只要通信叫他乘虛而入，破其巢穴，逆藩可擒矣。”俞謙笑道：“賢契所見亦是。

但逆藩謀士極多，豈不知肘腋之患？他敢大膽出兵，不顧其後，內中必有緣故。待我著人探聽，好作計較。”問何人到趙王莊去，只見座中一書生應道：“小侄願往。”原來此人是王守仁之侄，名叫介生，向在幕中。當下對俞謙說道：“小侄前在河南遇難，幸得俠士焦大鵬救出性命。今聽見他戰死趙王莊，小侄要去哭奠一場，順便探聽消息。”俞謙歡喜，即將書信盤川交付王介生，即日動身去了。莫太守亦告辭辭身。忽見家人進來回稟：“蘇州府托病不來！”俞謙聽了眉頭一皺，想了一想，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，莫太守就到蘇州府衙門來。

卻說蘇州府張弼，從前迎合寧王，要抄籍徐鳴皋家產，被一塵子當面用劍術冠去他的長須。後來遇一相面道人，說他面方耳大，一表非凡，將來封侯拜相，不止于黃堂太守耳。可惜胡子剃得絹光滑滑，恐有晦氣，不免牢獄之災。此時接了寧王檄文，想道：“他做了皇帝，我封侯拜相是有分的，不應了道人之言麼？卻要暗作準備，等他兵來，便為內應。”忽俞謙差人傳見，吃了一唬，想：“俞撫臺是寧王對頭，傳我何意？吉凶難卜。”暫推有病，著人去道聽他的意見。但是何人可去道聽，正在躊躇，忽家人稟說：“鎮江府來拜。”喜道：“鎮江府是撫臺門生，此事可托他了。”叫家人連忙請見。

莫太守進來，先開口道：“撫臺傳見老兄，何以不去？撫臺意見曾向小弟說過，固為見了寧王檄文，方知寧王是先皇太後欲立的，名正言順，欲將江南全省歸附寧王。知老兄是寧王器重的人，請去商議，使老兄成就大功。”張弼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小弟一時想不到。”便同莫太守來見俞謙。俞謙見張弼到了，喝左右拿下。張弼大叫：“卑府無罪！”俞謙道：“你既無罪，請在監牢權住幾日，等寧王登了龍位，放你不遲。”于是不由分說，將張弼收進監牢，叫莫太守回鎮江去謹慎防守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王介生帶了俞謙書信，直到江西。已近省城，走到趙王莊南面，天色昏黑，跨進村前一個酒店中，將行李卸下，投宿一家。此店正是鷓鴣寄生與徐鳴皋、一枝梅三人初到時投宿之處。王介生進來，卻遇著一個熟人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患難中八拜之交，姓竇，名慶喜，前在河南魯山縣楓林村皇甫良家中，同受災難，幸得焦大鵬、狄洪道救出。

此時在這地方相見，倒也出于意外。王介生問道：“賢弟怎的來此？”慶喜垂淚云：“弟在家聽見焦表兄死于鄴天慶之手，不能報他救命之恩了。未知棺木現在何處，特來探視。”王介生也慘然道：“愚兄亦為此而來。”

二人宿了一夜，天明起來，望見村口紅衣大炮，有兵把守，刀槍旗幟，異樣森嚴。

正要問路進去，忽來一老人，仙風道骨，舉止飄然，叫：“二位若要到趙王莊去，此地卻非進路，要兜轉西面方得進去。恐路上遇著寧王兵將，身邊搜出俞謙的信，性命不保。

快隨我去，將行李暫寄店中。”二人料是仙長，不敢不聽。老人兩手將著兩人，叫他閉目。忽聽耳邊呼呼的風聲，身子起在空中，頃刻落地。張眼一看，落在一處大廳階前。

廳中人一齊來迎，當先兩個人，王介生、慶喜認得一個是狄洪道，一個不認得，卻正是徐鳴皋，下階來拜見老人，說道：“大師伯今日方到，眾人望眼穿了。兩位是大師伯帶來徒弟麼？”玄貞子道：“非我徒弟，乃是為我徒弟而來。狄賢契認得他，可領他拜見眾位。”

玄貞子走上廳來，與一塵子、霓裳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海鷗子、鶴寄生、河海生相見，羅季芳、徐慶、一枝梅、王能、李武、徐壽、趙員外、趙文、趙武、王仁義、殷壽、楊挺、劉佐玉、鄭良才、孫大娘，都來拜見過了。聽玄貞子說道：“貧道與徐賢契安義山別後，去游雁宕山。近來與眾友南海相會，他們又到海外去了。我料余七妖術利害，眾位大禍將臨，特同傀儡生前來相救。又有一事托傀儡生，故他要遲一步到。現在事不宜遲，修書一封，邀請海外眾友齊來破此妖法。”玄貞子當下寫好一信，望空投去，口中吐出白光，一同飛卷而上，倏忽不見。片時白光飛回，玄貞子接在手中，化為一劍，上插回信數封。遞把眾人觀看，知是凌雲生、御風生、雲陽生、獨孤生、臥雲生、羅浮生、一瓢生、夢覺生、漱石生、自全生都在海外，回信說不日就來；飛雲子卻在湖北，轉眼就到。此正是仙家妙法，名為飛劍投書，比電報簡捷多了。因為玄貞子是第一劍仙，預知未來，凡道友現在何方，都能曉得，書信投去，即得回音，若是劍術差些的便不能了。

眾人將回信看完，半空中飛下兩人。玄貞子見了大喜道：“果然不負我所托。”眾人看前面一個是傀儡生，下階拜見。又見後面一個，不覺大吃一驚。王介生、慶喜便上前執他的手，孫大娘兩手抱住那人，放聲大哭。未知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